

◆阿占专栏 词与物

威士忌香氛

阿占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芒种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爱上洋酒要从十年前说起。那晚友聚，某画家携带迷你酒壶，纯银打造，U型扁弧设计，他将右手探入上衣内袋、缓缓拿出的瞬间，忽然就帅出去好几米。他没有风流的胡须和精致的妆容，男人品味全凭一把精致酒壶拉动起来了。

画家在等着众人问：什么酒？此话一出他才能获得进一步释放品味的机会——于是他说在威士忌、伏特加、白兰地、朗姆酒、龙舌兰等高度蒸馏酒选项里，今晚装入的是接受程度更高的威士忌。话落便吩咐服务生上冰块。适量的威士忌，半杯冰块，这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掉份的经典项。

未动筷子，味蕾尚纯洁，轻尝一小口，让舌尖被威士忌的醇美和冰块的凉意包围，香味在口腔里跳荡，然后缓缓咽下，一股暖流直抵腹腔，这份感受可谓极致。我不胜酒力，最爱却是浓而不烈的高度酒，丰满的酒体似乎能唤醒人生的每个时刻，好的坏的已经不重要，只怕经历太少。

那晚之后，威士忌被我接受，饮法也越来越从容，或加冰块、或加可乐、或加苏打，哪怕加入绿茶，都不必担心味道会变怪异——因为它的味道，只有一种，恒久弥香。2015年去苏格兰，就是那个不仅有瓦特，有工业革命，有亚当·斯密的经济学说，有约翰·诺克斯与宗教改革，更有苏格兰威士忌的神奇之地。在粮食紧缺的时候，苏格兰人竟然疯狂到用做面包的原料去酿威士忌，由此可见威士忌比命大。在苏格兰西部的小岛上，我第一次品尝了威士忌的辛辣。岛是孤岛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，风暴属常客，大海的气息无孔不入，酒经过浪潮的洗礼，沧桑之味凸显出来。几天后我才弄明白，其中的烟熏味道与古巴雪茄相近。当地人说，他们就取材，用岛上出产的泥煤来烘干麦芽，烟熏味道从一开始就嵌入了，一起嵌入的还有柴火气息，以及橡木桶的沉香。在岛上我第一次喝到了热的威士忌，那是滚烫红茶与酒体的碰撞，一杯入杯，仿佛有古老的羊毛披肩披上肩来，湿寒被挡住了……

这几年，我亦有独饮威士忌的习惯，浅浅的一个杯底而已，根据心情加入柠檬和蜂蜜。如果不麻烦，如果音乐恰好，孤独也高贵，我会用威士忌做基酒，加入柠檬汁、椰浆、果味红葡萄酒、橙皮，调一杯深情的鸡尾酒。音乐是老科恩的坚果般呢喃，或者久石让的意识流，务必只开一盏落地灯，且是暖光。

威士忌最迷人之处是可以做香氛。将酒滴入掌心，反复揉搓数秒，待酒精挥发后，威士忌自身的芳香会完全留在你的手心，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耳根和手腕脉搏处。威士忌香氛是纷繁的，根据酒的香型不同而不同，有焦糖、香草香气，有桂树香气，有谷物烘烤的香气，也有不知名的花香，甚至还有清新的海风香气，无不令人迷醉，尤其适合男士使用，将低者的性感送给女人。

第一次见到雨的时候，我就被它的美丽深深地吸引，下意识地想把它记录下来。

小时候，我用画笔记录雨水。我的书房至今还有一幅画。最上端抹上几笔作为云，点上几串点代表雨水，下面用粗糙的线条勾勒出一个小女孩，撑着伞，歪着头，坐在雨中，欣赏着眼前的一切。这是我给自己画的，那时，我喜欢走进雨中，听雨水落在屋檐上的声音，嗅雨水落在花瓣上溅出的芳香，看雨水落在脚边绽放的水花。只要在雨中，一切都显得安逸、悠然。你看，那小女孩还露着小脚丫。我莫名地相信，只要踩在水中，人就和有雨有了连接，就像树在大地上吸取营养一样，人也会从雨水中得到一些营养，哪怕无形无色。

长大后，我用眼睛记录雨水。细雨蒙蒙时，我喜欢站在树旁，看雨滴在树叶上滑动，圆滚滚的，映着淡淡的绿色，如冰润的宝石。几滴聚在一起，就汇成一片，铺展开奇妙的形状，叶子偶然一抖，雨水骤然分散，但很快又聚在一起，组成新的图案，如同魔术师的表演。不远处的洼地，水坑如同偷窥世界的眼睛，细密的涟漪你推我搡，那是大地与乌云悄无声息的耳鬓厮磨。曾经飞扬的尘土全都消失不见，涌入鼻翼的，都是鲜

从我记事时起，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忙碌的人。

寒风刺骨的冬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妈妈就起床生火做饭，说是做饭，实际是满满一大锅水，加入几把米粒，熬一锅照得见人影的米汤。米汤熬得差不多了，妈妈将少许木炭放到陶钵里，从灶膛里铲出草木火，引燃木炭，将半圆形竹罩罩在陶钵上，烤暖和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鞋子，再依次给我们穿好，然后照顾我们吃饭，接着又要清洗一家八口人的饭碗，接着还要喂猪喂鸡喂鸭，打扫卫生，当这一切还没有完全做好，生产队出工的哨音已经划破了天空，妈妈火急火燎地带上农具赶往田间地头，听从队长的安排，干活……

父亲久病，不能干活，一大家仅靠妈妈和大姐出工，干得是壮劳力的活，挣得是半劳力的工分。半上午、半下午，生产队里会安排休息一会，妈妈利用这个空闲当风风火火赶回家，给正在孵鸡孵鸭的母鸡鸭添食添水，孵出来的小鸡小鸭可以卖几毛钱一对，那时候的农村，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呀！

盛夏的傍晚，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在晒谷场上打仗捉迷藏，累了困了，回到家，趴在桌子上就呼呼大睡，妈妈出工一天，回到家做饭的同时，还要抽空到菜园里，将瓜豆栽种齐全，浇水施肥捉虫，忙活一番赶回家，依次叫醒我们吃饭，我们嫌没睡好，嫌菜太多饭太少，一个个哇哇大哭起来。妈妈小声地哄我们吃好，给我们一个个洗好澡穿好衣，送到屋外公路边的竹床上，待妈妈忙完家里的事到屋外纳凉时，已是夜深人静，人们都已准备回家了……

◆山河故人

最忙碌的人

杨昭明

夜深人静，我们一觉醒来往往已日凌晨，妈妈依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为一家八口补衣服补鞋子。那时只有过年才能做一件新衣裳，我家因父亲久病，孩子多，年年欠生产大队的钱，以至好几年春节也想不到缝一件新衣服，但靠着妈妈的精心操劳，尽管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鞋子补丁叠补丁，但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，从没出现别人家孩子那种衣服洞开脚趾外露的情况。

我还没出生时，父亲就生病了，起初只是伤风感冒，因拿不出一分钱来医治，时间长了，发展成百日咳，逐步恶化成气管炎、肺炎、肺气肿，拖到后来头脚肿胀，于1980年腊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那一天，大雪纷飞。那一年我十三岁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，依次是十一岁、九岁。父亲走了，我也上不成学了，一大家子的责任落在妈妈一个人肩上。尽管父亲长期不能干活，但他精于筹划，能将一大家子的事安排周详，再说，父亲活着，妈妈总有个伴儿啊！父亲生病十五年，多亏了妈妈的精心照料，不然或许病个三年五载就不行了。那时每逢周日，我们总要拿上簸箕去附近的河沟里抓鱼虾泥鳅，有时收获很少，妈妈拿出鸡蛋，和着泥鳅小鱼做点汤，给生病的父

亲改善一下，家中每年总要养十来只鸭子，隔一段时间，妈妈会宰杀一只，给父亲调理调理，妈妈对父亲的关爱、细心、耐心，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时我家因工分少，吃不上工分粮，仅靠一点点口粮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，还要从牙缝里省出一些喂牲畜，但在妈妈的精心安排下，总能吃到陈接新，不至于饿一餐饿一顿，甚至借粮要饭。

妈妈虽是一个没上过几年学的农村妇女，但在家庭重大紧要关头，总能毅然果敢地做出决定。二十岁那年，为了摆脱贫穷的面貌，我下定决心走出去闯市场，给乡办企业推销产品。而此前我从没出过远门，连县城都没去过。那时干这一行，都是自负盈亏，我贷了四百元的款，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呀，行前我告诉妈妈，这次出差是破釜沉舟，不成功我就不回来。妈妈摸着我的头，说：儿子，你就放心去闯，家里的事不要挂心，退一万步，即使不顺利，咱还年轻，贷款可以慢慢还，不要有太多顾虑，早些回家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当时那种条件下，妈妈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是多么的重要。

妈妈独自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六个，在大山



大珠小珠落玉盘

孙世华摄

◆小说世情

马儿河

阙琴

这条河悠长。南宋岳飞率军抗金，带领难民途径河域，见四周水草丰茂，便劝他们修建堤坝在此安家。岳飞离开后，难民居住的村落称作坝河埭，那条战马饮过水的河就改叫马儿河。

玉清是标准的埭上人，生于埭长于埭。她的发小大兰也一样。俩人若去赶集，被问哪儿来？她们总是挺着胸膛，大声说，马儿河！玉清和大兰形影不离，她们握手发誓，一辈子不离开河域，对象也在埭上寻。十一岁时，她们已经在河里凫水。有一回，玉清被水里的藤蔓缠住脚丫，眼见着身子往下沉，大兰鱼儿般潜入海底，憋气，扯断藤蔓，把她托上来。

大兰，多亏你。玉清搂住她。好姐妹嘛！大兰说。她水性比玉清好，船槽也摇得漂亮。她俩差不多同时结的婚，两家还是相隔五十米远的邻居。时间可快，一眨眼工夫，彼此的孩子竟然都三十来岁了。

这天，大兰大力地抱着木盆，蹲在河边的青石阶上滤衣裳，水花很响。没多会，玉清撑船浮过来，瞅向大兰身边的水面，一时没发现有啥污水泡沫，嘴里就问，你今咋搁这洗？我高兴！大兰还故意往水里撩一条裤子。水里早不能漂洗了，这是村规！我偏要！

玉清知道大兰是故意气自己，赶紧停船落岸。她直奔话题，说，那事就是咱俩不对，我是埭上的防护员，这事不能不管。

原来，大兰的女儿娟子在埭上办了个食品加工厂，效益挺好，要是加班还得再往外雇人。为了赶工，娟子夜里忙碌，便将那些来不及清运的废渣脏水就近倒进河里了事。马儿河是登记在册的生态河，村里治理费了好大劲，玉清是埭上的防护员，当即就去找娟子……

大兰的手早停了不洗，但却背过身子，嘴里冷冷道，你就是显摆能耐，你一说，娟子就被叫去训话，有人还拿她录视频，我真没脸了。

我这不和你说话知心话来了嘛。还知心话？大兰嘲讽。河边游来几只青蛙，触须在河面一隐一没，很快又潜入水里。玉清缓气道，你瞧这水里还有投进去的鱼苗小虾，都是生灵，万一吞了脏水死了呢……你这捞污秽垃圾的小防护员还真啰嗦！

我没法不啰嗦，你也知道，咱村开发了生态旅游，游客一进来，瞅着河水脏兮兮的，下趟能来？玉清拽住大兰，又轻轻说，咱回去洗吧，我洗。她抢先捧起地上的木盆，撒开腿儿朝前走。

大兰追不过，咬牙说，玉清，你别耍，要不是我身体犯病，防护员这差事能轮得上你？是是是。唉，你猴急那样干啥，我那衣裳其实是干净的！晚上，玉清手里拎个小果篮，找大兰。

来，送你枇杷。哪的？咱埭上长的呀，树苗不高，但能结果子。能吃？咋不能吃了？又没打农药。你一到这个季节就犯咳嗽，吃点鲜枇杷，润肺止咳。

玉清挑了一颗，剥开，叫大兰张嘴。别喂，我自己来！大兰瞪着她，吐出果核嚼碎了吃了。枇杷红了，家家都有份，我负责摘，先给你送来。我刚才又去看娟丫头，她还是叫我脾，说自己也清醒了，厂里的食材都是马儿河里的水滋养的，要为此弄坏了水源，断了自己的财路不说，也是给埭上扯后腿，确实该罚！

别给我女儿戴高帽，她没那么好觉悟。呵……我还得去河上，不扯这个话题喽。玉清戴上草帽。

等等。你？大兰白她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，我跟你去，你那鬼膀子一直甩不开，榆棍得丑，我教了几十年也没把你教会，算我给你做工。

玉清抿嘴一笑，心里石头落地了。两个六十岁的女人肩挨肩，往河边走。她们登上船，河面清澈澄净，碧水长天。呀，香！大兰叫。玉清鼻子嗅了嗅，轻声说，你信不，这是咱河水的香气。河水，还香？咱这河得先人庇佑，灵气哩，给它体面了，活泛了，那可

◆人间小景

不咸

叶荣荣

母亲做完菜总喜欢问一句，咸不咸？我说，有点咸。她拿起筷子尝一口，来一句，怎么咸了？我吃正好！

次数多了，我就明白这不是我和母亲口味差异的问题了。心里就纳闷，母亲怎么就不能接受正确的意见呢？

结婚后，岳母也有问咸不咸的习惯。我都是据实回应，说咸的时候，她“哦”的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有一次，岳母做咸鱼烧肉。腌制的咸鱼含有大量的盐分，下锅前应当漂洗几遍，去掉过多的盐，少了这个步骤的咸鱼那叫一个咸。

“鱼太咸了。”我有点无法忍受。“咸鱼烧肉，鱼咸点才好吃。”岳母轻描淡写地回应。我一脸愕然。

◆信笔扬尘

记录雨水

霍晓荟

嫩滑的空气，隐隐有着沁入心脾的舒畅。雨水安抚了尘世的躁动，擦去时光里的锈色，让万物焕然一新。

后来，我用文字记录雨水。把描写雨的文字摘抄下来，就像把细雨合在我的笔记本中。“初随林霭动，稍共夜凉分。”一边摘抄，一边想象着雨水如树林中的雾气一样悠悠地浮动，缠绵悱恻，沾衣欲湿。不久，分润了些许微凉的夜色，才让人察觉到它的存在。摘抄一首诗，就是邂逅了一场雨，它是飘扬在古诗词里一抹温柔的朦胧，只是远远望着，甚至是隔着一张纸，只在心中怀想，就足够心满意足。余光中在《听听那冷雨》中写道：“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。太初有宇，于是汉族的心灵，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。譬如凭空写一个‘雨’字，点点滴滴，滂沱沓沓，淅淅沥沥沥沥，一切云情雨意，就宛然其中了。”雨塑造了民族的审美，承载了民族的文化与精神，雨落下的时候，天地间弥散的清新气味不就是五千年的历史依旧生机勃勃的呼吸吗？如今，我恍然大悟，其实我一直在用生命记录雨水。被雨水陪伴着长大的人，生命的质地也会和雨趋于一致。回想这么多年，很少为了某一件事声嘶力竭，大动肝火，总有一段雨声跨越时空而来，如蚕吃桑叶一般啃食心头的躁动，归还失落的沉稳与恬静；有时道路坎坷，命运把糟心的事情堆放在一起，如同尘土骤然飞扬，一帘细雨总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来临，滋润干涸的大地，将尘土湿透后送回大地，让我的眼神里始终有露珠般晶莹的光泽；常常与灯红酒绿疏远，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日子里，却不孤独，因

一通数落，让我恍然开窍。在家吃饭与饭店用餐不一样，饭店用餐可以说咸，有利店家及时改进，这也是经营的需要。在家吃饭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，还是爱的奉献和回馈之举。对家人的辛苦付出，应肯定表扬。对失误和不足，要包容宽仁。以爱相待，一句“不咸”会让家越来越和谐，越来越温暖。

“如果菜确实咸得无法下筷，怎么办？”我还有一丝疑惑。“那就少吃，或是不吃。剩菜多，做饭的人自然心知肚明，以后会逐渐改进。”“你怎么懂得这些？”“我也是做饭的人呐。”妻子自豪的神情里写着我对自己的不屑。我又一次恍惚。

从此回家吃饭，不管母亲和岳母问还是不问，我都会说，今天的菜口味刚刚好，不咸。

在我的纸上、画上、心中，都有随风潜入的细雨，泼墨出我的童心，勾勒出我的思绪。在我想象的世界里，我和余光中一起，“听听，那冷雨。看看，那冷雨。嗅嗅，那冷雨，那冷雨。”有了雨的陪伴，日子从不会干瘪、褪色。

记录雨水的人，最终会成为雨水在人间的一种记录。也许这一场细雨，就是你的前世，我的来世。走入一场雨中，用你的五官重新认领它吧，在雨中，藏着千千万万人的生。

